

忆当年

追忆立夏

在现场

吴毓

□ 龚寄托

孩提时常听母亲念叨着与节气相关的农谚,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。耳濡目染的我也时常盘算着与之密切相关的农事节气,尤其是随着谷雨逝去接踵而来的立夏,也算是乡村的大节气。转眼间,牛年的立夏又如约而至,或许是出于童年时节对夏日的偏爱,随之过往那些个与立夏相关联的逸闻轶事又在脑海间回放。

草头塌饼
童年时节的夏日,对于我来说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。那宅前屋后青翠欲滴的瓜果菜蔬,那池塘中清脆悦耳的蛙鸣声、那村头边杂草野花浓郁的芳香味,无比醉人,乡愁无穷。或许当今的少年儿童根本无法体验和难以想象的。那时节,农家孩童虽家境贫穷,但无忧无虑,幸福指数高,真可谓,少年不知愁滋味。在他们看来,乡野的夏日无限美好,而对于夏日之始的立夏以及乡村习俗,更是印象深刻,难以忘怀。

每逢立夏,母亲他们必然会秉承当地乡村做饼的习俗,而草头塌饼则是家乡立夏节气典型的农家食品。草头学名为“苜蓿”,叶子鲜嫩,味道鲜美,深受农家喜爱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些年周遭的农家普遍种植草头,而每到立夏母亲他们就会按习俗赶制草头饼以贺夏日的到来。或许是扁扁的饼像塌了的圆子,故家乡人把草头饼称为草头塌饼。

只见母亲将新鲜的草头轻轻倒入沸水翻腾的锅中稍稍烫煮一下,出锅后在菜墩板上慢慢剥细,然后掺和在糯米粉中,用力揉合。不一会儿绿色的糯米粉团在母亲手下变成绿玛瑙般的草头塌饼,当然这还是半成品。

母亲早就看出我那点急不可待的心思,她命我赶紧起火煎饼,只见带有绿色花斑的饼在油锅中稍稍见黄之际,母亲利索地将拌好的糖水浇入锅中,再盖上锅盖焖上一小会,很快带有独特香味的草头塌饼出锅了。当我急切地伸手去拿饼时,母亲及时挡住我,只见她拿筷子夹起饼,然而递到我面前,轻声地叮嘱说:“慢慢吃,当心烫着。”

称体重
古诗云:“立夏称人轻重数,秤悬梁上笑喧闻。”在我老家,就有立夏之曰“称人”的乡村习俗。据村上老一辈的人说,立夏称体重起源于三国时代,传说刘备死后,诸葛亮把他儿子阿斗交赵子龙送往江东,并拜托其后妈、已回娘家的孙夫人抚养。那天正是立夏,孙夫人当着赵子龙面给阿斗称了体重,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增加体重多少,再写信向诸葛亮汇报,由此形成民间的风俗。

民间传说未必可信,但立夏称体重的习俗深受欢迎。据母亲说,立夏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,就不怕夏季炎热,不会消瘦,否则会有病灾缠身。要知道,我孩提时的乡村,农家普遍经济拮据,村上的伙伴们大都身体清瘦,前胸的肋骨清晰可见,被村民们戏称为“搓衣板”。当年乡间的观念可是与如今大不同,要是体重增添几斤,不知有多高兴呢。我清晰地记得,吃完立夏饭后,在母亲的陪伴下,急匆匆地赶去称体重。现场挤满了人,好不热闹。只见横梁上悬挂着一杆大秤,大人相继双手拉住秤钩、两足悬空称体重。而我们年幼,

母亲将我抱进箩筐内,再将箩筐吊在秤钩上秤体重,扣除箩筐的分量,便是我的体重。那时每当立夏过秤,我的体重增加时,我瞧见母亲舒展的脸庞,她老人家的内心深处不知有多高兴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立夏尽不同。时过境迁,我已步入古稀,儿时的乡村习俗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,它只能留作我记忆长河的簇簇浪花。但草头塌饼仍是我心中之爱,岁月时光无法冲淡我对母亲的眷恋之情。



繁荣昌盛节节高
杨德珍 作

合唱班姜老师

今年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,我们合唱班又开班了。第一次上课就迎来了一位新老师,瘦高个子,六十开外,头发略长,还带些天然卷曲,额上飘下几撮刘海也微髻着,戴一副黑色细边圆框眼镜,看上去洒脱,颇有些文艺范。

姜老师一开口,声音响亮,中气很足,普通话字正腔圆,自我介绍姓“姜”,曾是部队文艺兵。姜老师看不出有军人威严气度,却有点艺术家气质。后来姜老师每次开课,就手拿一个金色铜铃,举起使劲一摇,随着一串“嘀铃铃”的铃声响起,大家纷纷坐到自己位子上,课堂顷刻宁静,渐而进入正规的上课程序。

姜老师上课很严格,几乎以部队的严明纪律要求我们,老师教唱时,绝对不能开小差讲闲话,交头接耳,被老师发现后,立刻会受到严厉批评。姜老师的嗓门尤其大,生气时一声吼,我的小心脏也会怦怦乱跳。

有次合唱时,一男学员总向窗外望野眼,老师发现后,高声训斥起来,那瞬间提高的八十分贝大嗓门,大家着实吓了一跳,闺蜜忙不迭吞下两粒保心丸。事后有人反映到居委,姜老师再来上课时,特意向大家表示歉意,说他的大嗓门也是部队训练出来的,在大操场上出操喊口令,都得声高音亮,气震山河,而严格更是部队养成的一贯作风,他也始终坚持这个宗旨,他认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才能成就大事。老师严格要求也是为了让我们学好歌唱好歌,参加演出为集体争荣誉。

其实看起来严肃的姜老师课时和我们相处融洽,谈笑风生,亲切和蔼。姜老师从小就喜欢唱歌,七岁考取上海市少儿合唱团,上世纪六十年代,“啦啦啦,啦啦啦,我是卖报的小行家”,当时这首稚声嫩气、纯真烂漫的童声《卖报歌》的原唱者就是姜老师。姜老师参军后在部队文工团里又当了歌唱演员,一生从事音乐事业,现退役回家,仍热爱唱歌。前不久他还受邀创作女声四重唱乐谱,忙到凌晨两点。姜老师秉着对音乐的狂热喜好,度过忙碌而充实的一天又一天。

唱歌是全身运动,姜老师强调首先就是脸部运动,眉毛扬起,苹果肌上提,嘴角上扬。老师命令班级声部长去买上一叠膏药分给大家,让我们每个学员回到家里对着镜子,脸上贴上膏药,把苹果肌拉上去,让笑肌充盈,眉毛上扬,天天在家里练脸部表情,练嘴角上翘,练把声音竖起来。

姜老师虽一脸严肃,却十分幽默,爱打比方,而每次打比方总让人捧腹大笑。姜老师要求我们唱歌时表情要丰富,眉飞色舞,绝不可面目呆滞、眉毛嘴角全耷拉下来。他学着带着哭丧表情唱歌,大家都笑,姜老师自己从来不开笑,他就想通过冷幽默、通俗比喻,让我们能深入浅出地理解和掌握唱歌要领。

姜老师教唱不仅表情丰富,还有丰富的肢体语言,幅度很大,用情用力,上课上到连毛衣都脱掉。他讲解唱歌运气,生动形象:胸腔打开,丹田沉气,腰部发力。他做每个动作都手脚并用,身体示范,声情并茂。而我们每个发音唱词,每个音段声腔,要掌握的旋律起伏,抑扬顿挫,他绝不放过一个瑕疵,精益求精,追求完美。近两小时的授课,其实他很累,毕竟年近古稀,但我们很佩服姜老师充沛旺盛的活力,不愧是个性刚毅又认真称职的音乐好老师。每次姜老师上完课总向我们行个军礼,我们也报以热烈掌声。

□ 茅永民

每到周末,都要去护理院探视老头,陪他说说话,给他喂喂饭,同时,还要与病房里的其他五个同样是脑梗、脑溢血的老头说说话,逗逗乐……

老头在病房里是年事最高的,92岁,其他五位年龄也在80至90岁之间,名副其实的“老年病房”,护工何阿姨每天忙碌在六个老头之间,几乎没有空闲时间。

老头这是第四次发病了,也是最为厉害的一次。新华医院的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后,告诉我,要特别注意了,再犯就危险了。

一到病房门口,因为老头耳背,我会大声叫唤“阿爸……”不出所料,那几个“调皮”的老头会同时应一声“哎”,接着就发出“占了便宜”的笑声,无法出声的就咧着大嘴,朝我挤眉弄眼起来,好像特别得意。

可今天却与以往不一样,我一声“阿爸”,却没有得到那些老头的回应,那沉寂吓到了我,进门一看,57床铺平整、雪白的床单特别刺眼,瘦削的老木匠不在了。我刚刚想问何阿姨,她却抢

先回答了:“昨天晚上……”此刻我突然地感觉到了,平时我来时还有的欢声笑语及轻松的氛围,而现在却是死一般地沉寂,一种可怕的氛围。

老木匠是个乐观可爱的老头,和我家老头一样,也是以瘫痪的身子进来的。他喜爱笑,笑起来嘴张得好大好大,只有半数不到的牙齿赫然醒目,颗颗粒粒彰显在你的目光里,只是没有笑声,他能表达的感情,除了“笑”,就是颤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朝你敬礼。从他儿子那里知道,他也是第四次发病了,抢救后就失去了语言功能,但仍然爱笑。我最喜爱和他开玩笑。我会说:“老木匠,还躺在这里干嘛,快回你那个工场,多多培养几个接班人,我知道你的手艺是相当不错的。”说完我做了个“锯木料”的动作,随后就是老木匠那“无声”的大笑,笑得是那样地开心,甚至于笑出了眼泪。

每回去病房带着水果,我会剥橘子香蕉,然后挨个儿送到他们的嘴里。每次还没有送达老木匠那里,他就早早地张大了嘴在等待我……有次他老伴问:“奇怪了,这老头,我剥了橘子他就是不吃,你剥他就要吃?”我说:“是啊,我们

是什么关系,对不对,老木匠?”他还是敬了个礼,表示同意。

我很想打破这压抑的气氛,就走到53床前,他是上海船厂的油漆工,一个矮胖、敦实的老头。见我过来,拉住了我的手,我看见他的眼角有泪痕,心里一阵酸楚。

54床退休前是针织厂的副厂长,平时喜爱与我讨论些中东问题,他是几个老头里文化层次最高的,可现在我刚刚走到他的床边,他就把身子转了过去。何阿姨与我使了个眼色,轻声说道:“已经一天一夜不说话了。”

老厂长旁边的55床是个老会计,此刻他双目死死地瞪着天花板,一动不动……那眼镜玻璃被头顶上的灯光照得一晃一晃。此情此景太让人震惊了。我明白,这一切都是老木匠的离开带来的,在这间屋子里,这些老头们,他们无法摆脱这个阴影……

突然我看见了52床的“座山雕”,这外号是我起的,因为他的浓眉大眼,和那颗颗显得突兀的大金牙。此刻却笑眯眯地看着我,突然明白,他的“脑干坏了”,也是脑溢血的后遗症。

我觉得,这一刻,还是他幸福。